

# 從兩次到三次——馬可福音中的 矛盾關係

鄭成中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馬可福音一直要帶出的，是耶穌與門徒獨有的關係，這書卷透過對耶穌給門徒獨有的教導與獨處生活的描述，展示了耶穌與門徒獨有的緊密關係，然而，這書卷亦同時一再將門徒對主的不明白展現出來。耶穌與門徒的這種矛盾關係，成為了馬可福音中耶穌這位受苦僕人所受最大的苦，就是要被與自己有獨特關係的門徒所不明白，也就是真正的孤單。

## 一 受苦的僕人：從忙碌到面對攻擊

馬可福音所塑造的耶穌不是君王的樣式，<sup>1</sup>而是一個僕人的角色，

---

<sup>1</sup> 這明顯與其他對觀福音所描述的有所不同：馬太福音在第一章就已透過家譜的記載展示出耶穌與君王後裔（大衛的子孫）的課題（太一1、17），馬太福音二章繼而以地

不單如此，祂更是要逐步被塑造為一個受苦僕人的角色。從第一章開始，馬可福音對耶穌的描述就是一個僕人的角色，祂是一個非常忙碌作工的僕人，<sup>2</sup> 敘述者透過極度繁忙的工作來塑造耶穌是一個極度忙碌，甚至連基本休息時間都沒有的作工的人，為要配合祂在這書卷中受苦僕人的角色。<sup>3</sup>

上君王（希律）與天上君王（耶穌）的對立進一步刻劃出耶穌與天上君王的課題（二1~12），事實上，有關耶穌與大衛子孫的課題在馬太福音中一直都是明顯的；從某程度而言是相類同的，路加福音一章就已將耶穌與君王角色的課題展示出來（一32~33），並繼而在二章中透過地上君王（凱撒）與天上君王（耶穌）的對立，將耶穌與君王的課題進一步的展示出來。

<sup>2</sup> εὐθύς 一詞在馬可福音中出現了多次（在新約的51次中，有41次是出於馬可福音的），而一章更是特別的明顯（馬可福音的41次有11次是出於第一章的〔一10、12、18、20、21、23、28、29、30、42、43〕）。一章連續多次（11次）的運用εὐθύς，不單是要帶出情節的緊密，更是要帶出耶穌的忙碌——祂的時間充斥着祂的工作，沒有片刻的停頓，祂是個極為忙碌的僕人（祂忙得「連飯也顧不得吃」《和修》三20）。事實上，εὐθύς 一詞在一章中有多次的出現，但其中多次出處均不會被一般的譯本所譯出，例如《中文和合本》：一10（沒有譯出）、12（沒有譯出）、18（譯作「立刻」）、20（譯作「隨即」）、21（沒有譯出）、23（沒有譯出）、28（沒有譯出）、29（沒有譯出）、30（沒有譯出）、42（譯作「即時」）、43（沒有譯出）；《新譯本》：一10（沒有譯出）、12（譯作「隨即」）、18（譯作「立刻」）、20（譯作「立刻」）、21（沒有譯出）、23（沒有譯出）、28（譯作「立刻」）、29（沒有譯出）、30（譯作「立刻」）、42（譯作「立刻」）、43（沒有譯出）；《現代中文譯本》：一10（沒有譯出）、12（譯作「立刻」）、18（譯作「立刻」）、20（沒有譯出）、21（沒有譯出）、23（沒有譯出）、28（譯作「很快」）、29（沒有譯出）、30（沒有譯出）、42（譯作「立刻」）、43（譯作「立刻」）。聖經譯者明顯多次沒將一章中的εὐθύς 譯出，是要避免多次重複的字詞（如：立刻／隨即）會影響有關譯本之語文（中文）的優美，然而，敘述者卻是要在一章中刻意多次的運用εὐθύς 來刻劃出一幅圖畫，就是耶穌極忙碌的生活：祂是作工的僕人，祂更是一個忙得不可開交的作工的僕人。（參G.D. Miller, "An Intercalation Revisited: Christology, Discipleship, and Dramatic Irony in Mark 6.6b-30," *JSNVT* 35 [2012]: 186）

<sup>3</sup> 一章不單多次透過 εὐθύς 來表達耶穌工作的緊密（沒有休息的時間〔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三20〕，甚至幾乎是獨處的時間也沒有〔一35~36〕），更要透過運用「所有」（πᾶς [πάντας τοὺς κακῶς ἔχοντας καὶ τοὺς δαμονιζομένους；一32]，[πάντες ζητοῦσιν σε；一37]）、「許多」（πολύς [καὶ ἐθεράπευσεν πολλοὺς κακῶς ἔχοντας ποικίλαις νόσοις καὶ δαιμόνια πολλὰ ἐξέβαλεν；一34]）、「全部」（ὅλος [καὶ ἦν ὅλη ἡ πόλις ἐπισυνηγμένη πρὸς τὴν θύραν；一33]，[εἰς ὅλην τὴν Γαλιλαίαν；一39]）來表達耶穌極大的工作量

一章所展示的耶穌是一個辛苦忙碌的僕人，二章繼而展現的耶穌是一個進一步受苦的僕人，祂的受苦主要來自宗教領袖接二連三給祂的敵擋與迫害。二章的三個主要段落都是與宗教領袖有關的，第一個段落（二1~12）論到耶穌給癱子的醫治，這段落一方面延續了第一章所述耶穌極忙碌的工作生活（許多〔πολύς〕人要找祂〔二2、4〕），另一方面亦同時透過宗教領袖對耶穌的質疑（二6），開始了領袖敵視耶穌

與工作範圍（所有的人、全城的人、許多的人／鬼、全地），一章更是以此（極大的工作量與工作範圍）作為這一章的終結（「人都從各處〔πάντοθεν〕就了他來」，一45；參 J. Dewey,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Controversy Stories in Mark 2:1-3:6," *JBL* 92 [1973]: 394）。

一章對耶穌的描述不單是有緊密的工作片段（「立刻」〔εὐθύς〕）、極大的工作量與工作範圍（πᾶς、πολύς、ὅλος），更有極長的工作時間：黃昏的時候（本應是要開始休息的時候），仍然有許多的工作（必然會工作至深夜；「天晚日落的時候」〔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 ὅτε ἔδω ὁ ἥλιος；一32〕），然而，天未亮的時候，已有許多的工作等着祂（一35：「天晚日落的時候」〔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 ὅτε ἔδω ὁ ἥλιος；一32〕，在馬太的筆下被簡化為「到了晚上」〔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太八16〕；在路加則被簡化為「日落的時候」〔δύνουτος δὲ τοῦ ἡλίου；路四40〕）。明顯的，馬可的重複用詞（天晚〔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日落〔ἔδω ὁ ἥλιος〕）是要強調耶穌的忙碌：已經是黃昏時間，應該要開始休息的時候，但仍有許多的人／工作等着祂，意指耶穌要很夜才能睡覺（一32~34），而緊接着的段落（一35~37）提及耶穌在天未亮之時（一35），就同樣已有許多的人／工作等着祂，意味着祂因着極度忙碌的工作，甚至連睡眠的時間也要嚴重的缺乏了。事實上，馬可福音其他要表達「黃昏」的經文均是單以「天晚」一詞來表達的，而且均是以所有格獨立句（genitive absolute）來表達的（ὀψίας γενομένης〔四35〕、ὀψίας γενομένης〔六47〕、ὀψίας γενομένης〔十四17〕、ὀψίας γενομένης〔十五42〕；另參十一11〔ὀψίας ἤδη οὐσης τῆς ὥρας〕），是以一32的重複用詞（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 ὅτε ἔδω ὁ ἥλιος）是要強調耶穌的忙碌：雖然時間已到黃昏，尚有許多工作（可一32以一個重複的表達方式〔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 ὅτε ἔδω ὁ ἥλιος〕帶出耶穌的忙碌，這也是要配合受苦僕人的課題，相對馬太與路加則分別調改〔以馬可的作品為先的立場[Markan Priority]〕為ὀψία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及δύνουτος δὲ τοῦ ἡλίου；類同的情況在可一12「聖靈立時把耶穌催促〔ἐκβάλλει〕到曠野」，相對馬太與路加則分別調改〔同樣是以馬可的作品為先的立場〕為「被……引到」〔ἀνήχθη；四1〕以及「引領」〔ἤγετο；四1〕；然而，馬可以ἐκβάλλει〔「趕逐」而非類同ἄγω「引領」一類的動詞〕一詞套用在耶穌身上，是要配合僕人／受苦僕人的課題〔趕逐／催促僕人去工作是合理的表達〕；參J.P. Heil, "Jesus with the Wild Animals in Mark 1:13," *CBQ* 68 [2006]: 64-65; F.J. Matera, "The Prologue As the Interpretation Key to Mark's Gospel," *JSNT* 34 [1988]: 8-9; A. Busch, "Questioning and Conviction: Double-voiced Discourse in Mark 3:22-30," *JBL* 125 [2006]: 494）。

的課題；接着的段落（二13~17）是耶穌對利未的呼召，同樣的，這段落一方面繼續延續耶穌忙碌的工作生活（眾人〔πᾶς〕去到祂那裏〔二13〕），另一方面亦繼續透過宗教領袖對耶穌的攻擊（二16）進一步發展領袖敵擋耶穌的課題；接着的段落（二23~28）是安息日的事件，更進一步帶出領袖對耶穌的攻擊，敘述者是要透過二章中的這三個段落逐步強化領袖對耶穌的敵擋與攻擊，以達致進一步塑造耶穌受苦的形象。<sup>4</sup>

二章一方面是延續從忙碌的角度看受苦的僕人，另一方面從宗教領袖的攻擊與敵擋的層面進一步看僕人的受苦。三章一方面是繼續從這兩方面（忙碌與受敵擋）看僕人受苦的課題，另一方面亦同時加入了主揀選門徒的記述，這是要預備受苦僕人的課題要進入另一個層次的描述，那就是第四章中所開始要記述的（見下文）。三章中的耶穌仍然是忙碌的僕人（三7~10、20；πολύς〔三7、8、10〕），也仍然是宗教領袖所攻擊的對象（會堂中的醫治事件〔三1~6〕與領袖的說話〔三20~

<sup>4</sup>二章中領袖對耶穌的攻擊的程度是逐步地加強的：第一段落的是文士的說話，然而，他們的說話是「心裏議論說」（二6、8），在這段落中他們是各自的在心裏思想／評論，或是他們私底下彼此的作出議論（參Dewey,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Controversy Stories in Mark 2:1-3:6," 395；L.S. Hay, "The Son of Man in Mark 2:10 and 2:28," *JBL* 89 [1970]: 73；K. Queller, "Stretch Out Your Hand! ' : Echo and Metalepsis in Mark's Sabbath Healing Controversy," *JBL* 129 [2010]: 752；T.J. Keegan,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and Mark's Jewish Leaders," *CBQ* 56 [1994]: 505）；第二個段落是他們直接的將質疑與攻擊的話說出來（二16），他們主要的質疑與攻擊對象是耶穌（「看見耶穌與罪人和稅吏一同吃飯，就對他的門徒說：他與稅吏……」〔二16〕），但他們卻是將有關的說話向門徒說的（「就對他的門徒說」〔二16〕），這段落顯示出領袖對耶穌的攻擊比第一段的更直接和更激烈；第三個段落是安息日的事件，這一次領袖們質疑與攻擊的說話不單是直接的將之說出來，更直接向耶穌說（「法利賽人對耶穌說……」〔二24〕；參M. Casey, "Culture and Historicity: The Plucking of the Grain [Mark 2:23-28]," *NTS* 34 [1988]: 4-5；R. Parrott, "Conflict and Rhetoric in Mark 2:23-28," *Semeia* 64 [1993]: 130-33；A.J. Hultg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Sabbath Pericope in Mark 2:23-28," *JBL* 91 [1972]: 40-42；Dewey,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Controversy Stories in Mark 2:1-3:6," 396-97；Hay, "The Son of Man in Mark 2:10 and 2:28," 74-75），這明顯在攻擊的程度上又比第二段落的來得更直接和更直接。敘述者是要透過這三個段落（二1~12、13~17、23~28）的描述將耶穌受苦的程度逐步的增強起來。

30〕），而有關攻擊的程度也是再進一步的達至頂峰；<sup>5</sup> 然而，重要的是，三章亦同時開始交代了耶穌與門徒的獨有關係：祂不單從跟從祂的人中揀選了十二人作使徒，更要與他們建立特別緊密獨有的關係，就是要他們常與祂自己同在（三14）；這記載要進一步的在第四章中將耶穌的受苦帶到另一個層面（見下文）。

## 二 受苦的僕人：孤單的僕人

### （一）緊密的關係

一章所記的是耶穌的忙碌，祂的勞苦要叫祂連基本的作息時間都沒有。二章開展了耶穌受苦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宗教領袖對祂的攻擊與敵擋，三章則是立時的將這敵擋的程度推至頂點（計劃對祂的殺害〔肉

---

<sup>5</sup> 從二章到三章，眾領袖對耶穌的敵擋與攻擊的程度是逐步加深：繼二章的從「心裏議論」（二6、8）到「對門徒說」（二16），到「對耶穌說」（二24），三章中領袖對耶穌的攻擊更提升至要有計劃地殺害祂的層面（「立刻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除掉耶穌」〔三6〕；參Dewey,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Controversy Stories in Mark 2:1-3:6," 400; Queller, "Stretch Out Your Hand!", 746; N.H. Taylor, "Herodians and Pharisees: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Mark 3:6; 8:15; 12:13-17," *Neotestamentica* 34 [2000]: 299-300; S.H. Smith, "Mark 3,1-6: Redaction and Community Function," *Biblica* 75 [1994]: 171-72; J.D.M. Derrett,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Choice (Mark 3,1-6)," *Biblica* 65 [1984]: 187; Keegan,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and Mark's Jewish Leaders," 516），並且更是要褻瀆祂（說耶穌是「別西卜附身」與「靠鬼王趕鬼」，和「污靈附身」〔三22、30〕；參R.J. Dillon, "As One Having Authority' (Mark 1:22): The Controversial Distinction of Jesus' Teaching," *CBQ* 57 [1995]: 106-7; M.E. Boring, "The Unforgivable Sin Logion Mark III 28-29/Matt XII 31-32/Luke XII 10: Formal Analysis and History of the Tradition," *NovT* 18 [1976]: 277-78; D. Wenham, "The Meaning of Mark III. 21," *NTS* 21 [1975]: 296-97; H. Wansbrough, "Was Jesus out of His Mind?," *NTS* 18 [1972]: 234-35; J. Ayers, "Mark 3:20-35," *Interpretation* 51 [1997]: 181; Busch, "Questioning and Conviction," 478-80; D. Neufeld, "Eating, Ecstasy, and Exorcism (Mark 3:21)," *BTB* 26 [1996]: 153; D.M. May, "Mark 3:20-3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me/Honor," *BTB* 17 [1987]: 85-86）。領袖對耶穌攻擊的程度，在三章的記述中是立時達至頂峰的：要「除掉他／殺掉他」，這是在肉身層面對耶穌最大的攻擊；他們「褻瀆他」，則是在屬靈的層面對耶穌最大的攻擊。

身層面〕以及對祂的褻瀆〔屬靈層面〕)；三章同時介紹了耶穌與祂的門徒獨有的緊密關係，而四章則是立時的將這緊密關係的程度推至最高峰。

四章所描述的耶穌依舊是忙碌的，有許多人與工作要等着祂（παῖς〔四1、34〕、πολύς〔四2、33〕），然而，重要的是，四章同時是帶出了在人羣之外耶穌與門徒獨有的獨處時間，那更是耶穌給門徒獨有的教導時間，也是耶穌與門徒獨有的緊密關係。

四章記述了耶穌藉着許多比喻對眾人作的教導（四1~9），重要的是，經文繼而帶出耶穌對門徒獨有的教導（四10~12、33~34）：耶穌與門徒獨處的時候才向他們解釋有關的比喻。四章要表達的，就是耶穌與門徒獨有的緊密關係，以及耶穌給門徒獨有的教導，相對與門徒的獨有關係，其他的人則被形容為「外人／在外的人」（τοῖς ἔξω；四11），而耶穌則在「私下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的道講給門徒聽」（四34）；四章所記載的，就是耶穌與門徒獨有關係的最高峰。

## （二） 真正的受苦：孤單的受苦

三章中的耶穌受盡宗教領袖的敵擋，正處於被迫害層面的高峰（要被除滅，要被褻瀆），四章記述了耶穌與門徒獨有的緊密關係，而更重要的是，敘述者是要透過四章中耶穌與門徒獨有的關係，繼而以門徒的不明白與失敗（從四章開始），帶出耶穌真正受的苦，比三章中那被宗教領袖敵擋迫害所受的苦來得更大，就是祂在四章中所面對的孤單的苦：耶穌與門徒建立獨特而密切關係，然而，在祂刻意的單獨教導下（四10~12、33~34），門徒的不明白與失敗（見下文），叫耶穌面對真正的痛苦，那也就是孤單的苦；相對三章所面對的，從四章開始所述的孤單之苦才是受苦僕人真正要受的苦。

三章開始記述耶穌要與門徒建立特別緊密的關係（要他們常與自己同在〔三13~14〕），四章繼而描述耶穌對門徒特別的教導。四章中主要的片段是耶穌的教導（四1~34），敘述者先以耶穌教導羣眾（以比喻作教導〔四1~9〕）來開始，緊接着記載耶穌與門徒的獨處以及祂給他們獨有的教導（解釋比喻〔四10~20〕），四章教導的片段是以耶穌的另一個比喻（四30~32）作結束，並以耶穌與門徒的獨處以及單獨給他們許多獨有的教導作一綜合式的結語（四33~34）。敘述者所描述的，是要清楚的帶出耶穌與門徒的緊密關係，跟祂與其他人的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耶穌所給予門徒的教導也是遠超過其他人所得的。重要的是，緊隨着四章中這教導的片段之後的，正正就是門徒在海面上的事件，而這海面上的事件，不單展示了門徒信心的不足，更顯示了門徒對耶穌的不理解，而且更展現出耶穌這受苦僕人真正所面對的，就是個人孤單的痛苦。<sup>6</sup>

---

<sup>6</sup> 耶穌與門徒的獨處生活，以及給予門徒獨有的教導，參J.R. Kirkland, "The Earliest Understanding of Jesus' Use of Parables: Mark IV 10-12 in Context," *NovT* 19 [1977]: 5-6; C.M. Tuckett, "Mark's Concerns in the Parables Chapter (Mark 4,1-34)," *Biblica* 69 [1988]: 14-15; S. Brown, "'The Secret of the Kingdom of God' (Mark 4:11)," *JBL* 92 [1973]: 62-67; M. Sabin, "Reading Mark 4 as Midrash," *JSNT* 45 [1992]: 25; J. Marcus, "Mark 4:10-12 and Marcan Epistemology," *JBL* 103 [1984]: 571; J.P. Heil, "Reader-Response and the Narrative Context of the Parables about Growing Seed in Mark 4:1-34," *CBQ* 54 [1992]: 276-77; G. Fay, "Introduction to Incomprehension: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Mark 4:1-34," *CBQ* 51 [1989]: 71; D.H. Juel, "Encountering the Sower: Mark 4:1-20," *Interpretation* 56 [2002]: 275, 279; S.W. Henderson, "'Concerning the Loaves': Comprehending Incomprehension in Mark 6.45-52," *JSNT* 83 [2001]: 11), 理應是要門徒可以更好的明白耶穌的事，然而，這一切不單不能讓門徒更好的明白耶穌，更是突顯出門徒的不受教，以及他們的不能明白 (Brown, "'The Secret of the Kingdom of God,'" 61; Fay, "Introduction to Incomprehension," 77-78), 並從而的展示出耶穌的孤單：耶穌要門徒「常和他同在」（參 B.M.F. van Iersel, "Concentric Structures in Mark 1:14-3:35 (4:1) with Some Observations on Metho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3 [1995]: 89; Miller, "An Intercalation Revisited," 187), 然而，他們的不受教與不明白，越發顯出他們雖是肉身跟耶穌同在，但他們卻不能在屬靈裏與耶穌同行，耶穌更顯得是孤單的。緊接着耶穌教導的描述（四1~34）是門徒海面上的事件（四35~41），這段經文是以「那天晚上」（ἐν ἐκείνῃ τῇ ἡμέρᾳ ὀψίας γενομένης）作開始，這是要

### 三 兩次的歷程

#### (一) 兩次的海上事件

四章記載，海上的事件展示了門徒的不明白與不受教。<sup>7</sup> 敘述者先在四章中交代了耶穌與門徒有獨處的時間以及獨有的教導（四10~20、

回應前文所述的教導片段（從四1~2開始）：在教導的當天，也在同一天的晚上（參R.H. Stein, *Mark*, BECNT [Grand Rapids: Bakers Academic, 2008], 241；W.L. Lane, *The Gospel of Mark*,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4], 175；R.A. Culpepper, *Mark*, SHBC [Macon: Smyth & Helwys, 2007], 154；M.L. Strauss, *Mark*, EC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4], 206；R.T. France, *The Gospel of Mark*, N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222），門徒就經歷了海面上的事件：不單是耶穌給眾人教導的當天，更是耶穌給門徒獨有教導的當天晚上，他們在海上的表現立時顯出他們對耶穌給他們的獨有教導是不受教與不明白的；門徒在危險中的膽怯表示了他們對耶穌的信心的不足，然而，諷刺的是，在耶穌平靜風和浪後，他們的懼怕更大了（「非常懼怕」〔ἐφοβήθησαν φόβον μέγαν；四41〕，相對四40的只是「膽怯」〔δειλοί,〕），耶穌以能力平靜風和浪後，他們理應對耶穌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在敘述者的筆下，諷刺的是他們對耶穌的認識好像更少了（「這到底是誰」〔四41〕：在耶穌施行神蹟後，他們更加不能認得祂？〔相對耶穌在施行神蹟前，他們還能認得祂，稱祂為「老師」，四38〕）門徒對耶穌的認識好像是愈來愈少了（「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了」〔四41〕）；諷刺的是，就是連似乎不可能會聽從耶穌的風和海都聽從祂了（相對風和海對耶穌的「回應」；耶穌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μεγάλη〕平靜了；四39），門徒的回應卻是「非常（μέγαν）懼怕」（四41），可是本最應該要聽從耶穌的門徒（與耶穌獨處，也有耶穌獨有教導的門徒），卻不能聽從祂（不能以信心回應耶穌的教導），在「聽從耶穌」的層面上，他們是否連風和海也大大不如了？耶穌對門徒說：「你們還沒有信心麼？」（οὐπω ἔχετε πίστιν；四40），馬太將之平衡（不是完全沒有信心，只是信心小而已）為「小信的人」（ὀλιγόπιστοι；太八26），路加則將之平衡（不是從頭到尾也不曾有信心，只是在這刻有關的信心不知到哪裏去了而已）為「你們的信心在哪裏呢？」（ποῦ ἡ πίστις ὑμῶν；路八25）。然而，馬可所記的「你們還沒有信心麼？」是要強調門徒的沒有信心；他們在當天受了獨有的教導，卻是在當天晚上就失敗了，他們的「沒有信心」不單展示了他們的不受教，更是展現了耶穌這受苦僕人所受的最大的苦（Miller, "An Intercalation Revisited," 178），就是本應要與祂同在的門徒的失敗與不明白，明確的展示了祂孤單的痛苦。

<sup>7</sup> 正如上文所言，風和海對耶穌的「聽從」（四41）是要諷刺地顯出門徒不能聽從耶穌所教導的（從四1開始的教導片段，特別是耶穌給門徒的獨有教導）；這諷刺進一步在緊接着的段落有所加強，五章開始的是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這人在見到耶穌時對祂所說是「...τί ἐμοὶ καὶ σοί」（五7；這裏《和合本》比《和合修訂版》更清晰的將意思帶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是要指出這人本是與耶穌毫無關係的（Neufeld, "Eating, Ecstasy,



33~34)，<sup>8</sup> 繼而透過門徒在海上的事件顯示出他們愚蠢的一面，以及藉着五章中一連串的人物進一步突顯出門徒不受教的境況。<sup>9</sup> 繼四章後，六章（六31~32）是另一個耶穌要與門徒獨處的記述。<sup>10</sup> 四章記

and Exorcism (Mark 3:21) ," 156) ，然而，在這事件的結尾，這人卻是加倍的聽從「耶穌對他所說的話——他本是要和耶穌一起，耶穌卻叫他回家去親友述說主為他所作的大事（五18~19），然而，他卻走遍低加波里，為要傳揚耶穌為他所作的事（五20），他不單聽從「耶穌作傳揚的功夫，他更是加倍的『聽從』耶穌」（低加波里要比他家大得多，是以他傳揚的範圍也是要比耶穌所要求他的大得多）。一個本是與耶穌毫無關係的人（五7），卻是能加倍的「聽從」耶穌（五20）；同樣的，本是不可能「聽從」耶穌的風和海，卻是真的會「聽從」耶穌（四41），相反的，與耶穌有緊密關係，也有耶穌獨有教導的門徒，他們本應理所當然會「聽從」耶穌的，然而，他們卻是不能「聽從」耶穌，他們正好是與風和海，以及格拉森的人成了很大的對比。

<sup>8</sup> 在馬可福音中，耶穌是常被刻意描述為要向其他人隱藏自己身分的（如一25、34、44；參F. Wats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Mark's Secrecy Theme," *JSNT* 24 [1985]: 54-60；J. Bishop, "Parable and Parrhesia in Mark," *Interpretation* 40 [1986]: 48；H. Fleddermann, "And He Wanted to Pass by Them' (Mark 6:48c)," *CBQ* 45 [1983]: 391-95)，然而，敘述者透過描述耶穌一再的私下教導門徒／將自己的事向門徒展露，是要展示耶穌與之間獨有的關係。

<sup>9</sup> 四章的海上事件反映了門徒的兩個情況：信心不足（「你們還沒有信心嗎」〔四40〕）以及對耶穌的不理解／不明白他的身分（「這到底是誰？」〔四41〕）；與耶穌有獨特關係的門徒不能理解耶穌，更重要的是，他們聽了耶穌獨有的教導，但卻不能有應有的回應，反之，諷刺地風和海卻是「聽從」耶穌（「連風和海都聽從他」〔四41〕）。緊接着五章的格拉森人事件正是要回應門徒的第二個情況（對耶穌的認識和對耶穌說話的聽從；參 S.T. Rochester, "Transformative Discourse in Mark's Gospel with Reference to Mark 5:1-20," *Tyndale Bulletin* 60 [2009]: 314-15；J. Garroway, "The Invasion of a Mustard Seed: A Reading of Mark 5.1-20," *JSNT* 32 [2009]: 70-71）：這與耶穌毫無關係（「我與你有甚麼關係」〔五7〕）的人卻能認得／明白耶穌的身分（「至高神的兒子」〔五7〕）；與門徒不同；參W. Carter, "Cross-Gendered Romans and Mark's Jesus: Legion Enters the Pigs," *JBL* 133 [2015]: 145），不單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更是能聽從耶穌（與風和海一樣〔與門徒不同？〕）；接着在五章的兩個事件，則是對應門徒的第一個情況（信心不足）：患血漏病的婦人事件顯示了婦人對耶穌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五34〕）；參C.E. Powell, "The 'Passivity' of Jesus in Mark 5:25-34," *BibSac* 162 [2005]: 67, 73-74；M.J. Selvidge, "Mark 5:25-34 and Leviticus 15:19-20: A Reaction to Restrictive Purity Regulation," *JBL* 103 [1984]: 622；C.R. Moss, "The Man with the Flow of Power: Porous Bodies in Mark 5:25-34," *JBL* 129 [2012]: 515-18；相反，門徒卻對耶穌不理解〔五31〕，而會堂主管的事件也是表明了他的信心（「不要怕，只要信」〔五36〕）。

<sup>10</sup> 「他就對他們說：『你們來，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他們就坐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五31~32）。馬可福音第一章就已帶出耶穌極度忙碌的生活，就連最基本的作息時間都沒有：

載了耶穌與門徒的獨處時刻，而緊接着的就是門徒在海面上的事件，敘述者是要透過他們在海面上的表現，帶出能與耶穌獨處，並且有耶穌獨有教導的門徒的失敗與不明白；同樣的，六章（六31~32）第二次記載了耶穌與門徒的獨處時刻，緊接着的也同樣是第二次門徒在海面上事件的記述（六47~52），敘述者也要透過這海面上的事件指出與耶穌有獨處生活的門徒的失敗與不明白。六章記載的是門徒第二次在海面上的事件，然而，他們不單不能在對上一次的海面事件中吸取教訓，在第二次的事件中更顯出了他們要比第一次更不濟，<sup>11</sup> 他們竟以為耶穌是鬼怪。<sup>12</sup>

缺乏睡眠（一32、35），這欠缺作息時間的忙碌生活的描述是要在二章中再作進一步的強化的（「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三20〕；參J. Painter, "When Is a House Not Home? Disciples and Family in Mark 3:13-35," *NTS* 45 [1999]: 508-9）。六章是繼二章後再一次論及耶穌的忙碌致使祂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六31），然而這一次的記述的前後均是提到耶穌與門徒的獨處時間（「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六31〕、「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六32〕）。這裏在連續二節的經文（六31、32）一連二次以近乎一樣的字詞（字詞一樣，只是次序有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κατ' ἰδίαν εἰς ἔρημον τόπον；六31〕及「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εἰς ἔρημον τόπον κατ' ἰδίαν；六32〕）提到耶穌與門徒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明顯強調的是耶穌要與門徒建立的獨處時刻，而二次重複的提及（κατ' ἰδίαν εἰς ἔρημον τόπον〔六31〕及εἰς ἔρημον τόπον κατ' ἰδίαν〔六32〕）之間的正是「他們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六31），敘述者在這裏所表達的，耶穌一方面是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但更重要的是，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的耶穌，也要堅持與門徒有獨處的時間（寧可捨棄自己難得可以作息的時間〔這也要被放在兩次「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的中間的「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所突顯出來〕）。

<sup>11</sup> 在第一次在海上事件中，門徒的反應是似乎不認得耶穌（「這到底是誰？」〔四41〕；參E.S. Malbon, "Echoes and Foreshadowings in Mark 4-8: Reading and Rereading," *JBL* 112 [1993]: 227）；諷刺的是，在第二次的海上事件中，門徒的反應則似乎是認得耶穌，但這次的卻是「認得」他是鬼怪（「以為是鬼怪」〔六49〕）；（參J.R. Combs, "A Ghost on the Water? Understanding an Absurdity in Mark 6:49-50," *JBL* 127 [2008]: 348-49, 352-53），這一次門徒的表現是要比第一次的更加不濟了。第一次門徒的反應是懼怕，因為他們不能理解耶穌的身分（「這到底是誰？」〔四41〕）；第二次他們的反應也是懼怕，但是因為他們能「理解」耶穌的身分（「以為是鬼怪」〔六49〕），他們雖然能從「不認得」到「認得」，卻是從不知道／不理解耶穌是神的兒子（第一次）到「知道／理解」（誤以為）耶穌是鬼怪（完全是神兒子的另一個反面），他們在第二次中的「不明白／失敗」是要比第一次的「不明白／失敗」更要大得多了。

<sup>12</sup> 門徒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行走，以為祂是鬼怪，就喊叫（ἀνέκραξαν）起來（六49），門徒以為耶穌是鬼怪，然而，在敘述者的筆下，諷刺的是，到底誰才是鬼怪？

## （二）海上事件與分餅事件

兩次有關耶穌與門徒獨處的描述，接着而來的是兩次的海上事件，展示了門徒一次不如一次的表現。<sup>13</sup> 六章所記述的是分餅的事件（六34~44），接着的就是門徒第二次的海上事件（六48~51），並藉此展示了他們的失敗。<sup>14</sup> 事實上，門徒在第二次海上事件的表現，不單

---

（六49，門徒的反應是「喊叫」〔ἀνεκραξαν ἀνακράζω〕，事實上，在六49之前，κράζω / ἀνακράζω 一詞在馬可福音中一直都是被應用在污鬼／污靈／被污靈附身的人身上的：被污鬼附着的人喊叫〔ἀνεκραξεν；一23〕、污鬼喊叫〔ἔκραζον；三11〕、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喊叫〔κράζων；五5〕、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大聲喊叫〔κράξας φωνῆ μεγάλη；五7；參一26：被污鬼附着的人大聲喊叫〔φωνήσαν φωνῆ μεγάλη；一26〕）。

<sup>13</sup> 正如上文所述，門徒在第二次錯認耶穌為鬼怪，但諷刺的，他們的反應（喊叫〔ἀνακράζω〕）好比他們才是鬼怪；進一步諷刺的是，與耶穌有獨處生活的門徒不認得耶穌，他們誤認祂為鬼怪，然而，在六章中緊接着海上事件的段落（六53~56），相對與耶穌認識少很多的羣眾，他們卻是能立時（εὐθύς）的認得／知道（ἐπιγινώσκω）耶穌。四章中與耶穌有獨處生活的門徒不知道／不理解耶穌的身分（四41），相反與耶穌毫無關係（五7）、被鬼附的格拉森人（在緊接着的段落）卻是能知道／理解耶穌的身分，受了耶穌獨有教導的門徒沒有相對的回應（信心；四40），相反似乎是不可能聽從耶穌的風和海卻「聽從」祂（四41）；同樣的，六章中與耶穌有獨處生活的門徒不認得耶穌（六49），相反對耶穌認識不深的羣眾（也是在緊接着的段落）卻是能立時認出耶穌；門徒以為耶穌是污鬼，但他們反被「形容」為污鬼。門徒在六章中要諷刺的被類比為「污鬼」（以「喊叫」〔ἀνακράζω〕一詞），然而，有趣的是，他們進一步的甚至要被看為比污鬼更不如，一章中忙碌的耶穌是常要趕逐污鬼的（「連污鬼也聽從他了」〔ὑπακούουσιν αὐτῷ；一27〕），第一次的海上事件顯出門徒的「不聽從」（相對風和海的「聽從他」〔ὑπακούει αὐτῷ；四41〕），第二次的海上事件則顯出門徒「才是」污鬼，重要的是，第二次的海上事件不單顯出門徒好比「污鬼」，更顯出門徒連污鬼也不如：污鬼要聽從祂／耶穌（ὑπακούουσιν αὐτῷ〔一27〕），相對門徒（好比污鬼）卻是不聽從耶穌；同時藉着第一次海上事件的描述：風和海聽從他／耶穌〔ὑπακούει αὐτῷ；四41；相對門徒的不聽從〕）。

<sup>14</sup> 四章第一次的海上事件展現了門徒的失敗表現；六章的第二次海上事件是進一步的展示了門徒的失敗表現：他們不單不能認出耶穌（把祂誤以為是鬼怪），他們更不能理解和明白耶穌是能行神蹟的，縱然他們是親身的經歷了耶穌所行五餅二魚的神蹟（「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六52〕；Henderson, "Concerning the Loaves," 16-18）；相對的是，羣眾不單是認得／知道耶穌，他們更是理解和明白耶穌是能行神蹟的，是以他們把許多有病的人帶到耶穌面前，要求祂的醫治（六55~56；羣眾甚至只要求耶穌讓大家摸祂的衣裳繸子：加倍的顯示出他們對耶穌的信心〔相信耶能行神蹟〕，也同時加倍的顯出與耶穌有獨處關係的門徒對耶穌的不明白〔不理解祂能行神蹟〕）。

顯出他們對耶穌的認識非常不足，敘述者更要透過他們前後經歷過兩次的海上事件（四章及六章），展示出他們對耶穌的認識是每況愈下，他們對耶穌的認識是一次不如一次。

門徒不單經歷了兩次海上事件，他們也經歷了兩次分餅事件（六35~44，八1~9）；敘述者交代了第一次的分餅事件後（六35~44），緊接着要描述的就是第二次的海上事件（六45~51），這是要藉着第一次的分餅事件來突顯門徒在第二次的海上事件中的失敗表現。門徒親身經歷了耶穌所行的神蹟（分餅的事），然而他們在接着的海上事件中的表現仍是失敗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能明白分餅的事。本可以幫助他們更明白耶穌的分餅事件，卻完全不能幫助他們在海上事件中的表現，是以敘述者直接給他們的評語就是「心裏愚頑」（六52）。

第二次的分餅事件是在八章（八1~9），然而，與第一次分餅的事一樣，門徒不能因着親身經歷了第二次的分餅事件而更多的明白與理解耶穌，他們在接着的事件中的表現仍然是失敗的。敘述者交代了第二次的分餅事件後，在往後的段落中（八14~16）記述了門徒與耶穌談論食物的問題，<sup>15</sup> 門徒不能因着再次經歷了耶穌分餅的事而更多的明白與理解耶穌的身分，他們也不能明白耶穌是能夠藉着神蹟而提供食物的主，是以透過記述耶穌對門徒的說話，敘述者這次給門徒的評論比上一次來得更加負面和嚴厲。<sup>16</sup>

---

<sup>15</sup> 與上一次一樣，這次門徒也是在海上的（「在船上」〔八14〕；參Bishop, "Parable and Parrhesia in Mark," 45）。

<sup>16</sup> 在第一次的分餅與海上事件後，敘述者對門徒的評價是：「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六52）；然而，在第二次的分餅事件後（Malbon, "Echoes and Foreshadowings in Mark 4-8," 221; L. Countryman, "How Many Baskets Full? Mark 8:14-21

### （三）小結

馬可福音要展現的耶穌就是受苦的僕人，這受苦的僕人所受的苦不止是極忙碌的工作生活，以及來自宗教領袖的迫害，祂真正所受的是那種孤單的苦，耶穌要與之建立獨處生活、給予獨有教導的門徒，他們的不明白與不受教，更顯出了耶穌孤單的苦；四章所展現的是門徒的不明白，然而，敘述者繼而透過六章及八章，藉着兩次的海上事件，以及兩次的分餅事件，進一步的帶出門徒的不受教與不明白，並從而進一步的展示耶穌所受之苦，就是不被與自己有獨有關係的門徒所明白的孤單的苦。

## 四 從兩次到三次：獨有的關係與孤單的耶穌

八至十章的段落是描述耶穌與門徒獨有關係與獨有教導的高峰，耶穌要將有關祂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將要受害與將要復活）三次的向門徒說明，然而，透過在這段經文中一再的展示出門徒的不明白與愚昧，<sup>17</sup>敘述者要將耶穌所受之苦，就是孤單的苦，推向頂峰。

---

and the Value of Miracles in Mark, *CBQ* 47 [1985]: 651-52; N.A. Beck, "Reclaiming a Biblical Text: The Mark 8:14-21 Discussion about Bread in the Boat," *CBQ* 43 [1981]: 52-53) , 透過耶穌對門徒的責備，敘述者給門徒的評價是更為負面得多的（透過比第一次長得多的篇幅和多次重複類同的字詞）：「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領悟、還不明白嗎？你們的心還是愚頑嗎？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不到嗎？也不記得嗎？……你們還不明白嗎？」（八17~21；參 J.B. Gibson, "The Rebuke of the Disciples in Mark 8.14-21," *JSNT* 27 [1986]: 31-34; A.B. Salzmann, "Do You Still Not Understand? 'Mark 8:21 and the Mission to the Gentiles," *BTB* 39 [2009]: 131-33; K.R. Iverson, "Incongruity, Humor, and Mark: Performance and the Use of Laughter in the Second Gospel (Mark 8.14-21) ," *NVT* 59 [2013]: 16-18; R. Whitaker, "Rebuke or Recall? Rethinking the Role of Peter in Mark's Gospel," *CBQ* 75 [2013]: 670-75) 。

<sup>17</sup> N.F. Santos, "Jesus' Paradoxical Teaching in Mark 8:35; 9:35; and 10:43-44," *BibSac* 157 (2000): 15, 20-21.

## （一）不同的人物：眼睛、耳朵、口

八至十章進一步展示耶穌與門徒獨有的關係與教導，那是耶穌三次的將有關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受死與復活）向門徒說明（八31，九31，十33）。<sup>18</sup> 八章先記述了耶穌第二次分餅的事（八1~9），接着就是門徒在議論食物一事上顯示出他們不能明白（八14~16），藉着耶穌對他們直接且嚴厲的責備（「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領悟、還不明白嗎？你們的心還是愚頑嗎？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不到嗎？也不記得嗎？……你們還不明白嗎？」〔八17~21〕）；然而，敘述者一方面透過耶穌的說話帶出了門徒的不明白與愚頑，另一方面，敘述者亦同時透過不同人物的出現來呼應耶穌對門徒的責備，以至突顯門徒的不明白與愚昧。

### 甲 盲眼的人：眼

耶穌對門徒的責備是「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八18）的，在這責備的段落之後，緊接着的就是耶穌醫治一個盲人的事件（八22~

---

<sup>18</sup> 八至十章是耶穌給門徒最重要的獨有教導（三次的預告自己的受害與復活）（參 R.J. Dillon, "Mark 1:1-15: A 'New Evangelization'?", *CBQ* 76 [2014]: 16-17），事實上，這段經文是同時一再的帶出耶穌與門徒的獨處生活（耶穌刻意單獨的與數個門徒上了高山經歷變像的事〔「領他們悄悄的上了高山」，九2〕；Brown, "The Secret of the Kingdom of God," 71）與獨有教導（彼得回應耶穌說祂是基督後，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不可對任何說起他」〔八30〕、在經歷了山上變像的事之後，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人中復活，你們不把所看到的告訴人』」〔九9〕、耶穌將自己將要面對的事〔受害與復活〕只告訴門徒〔他們離開那地方，經過加利利，耶穌不願意人知道，因為他正教導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九30~31；「耶穌又叫十二使徒來，把自己將要遭遇的事告訴他們」，十32。〕）事實上，耶穌與門徒的獨處與獨有教導在進入八章之前也是刻意再被提及的，為的是要預備進入從八章開始要重點描述的耶穌與門徒的獨有關係（「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七17〕），為的是要透過對這兩個層面（獨有的教導與獨處的生活）的描述，從而帶出耶穌要與門徒有的緊密關係，並繼而透過門徒一再對耶穌獨有的教導（三次的預告受害）的不明白，帶出耶穌所受最大的苦，就是孤單的苦。

26)·這盲人得醫治：從看不見到看得見，<sup>19</sup> 正正是要諷刺門徒的看不見（「眼睛看不見」〔八18〕：門徒是一直都看不見的〔他們不能好像這瞎子一樣能從看不見到看得見〕），重要的是，在耶穌讓這盲人得着醫治之前，經文特別提及耶穌先帶領這人到村子外去（八23），好比耶穌與門徒獨有的相處時刻；這個醫治的事件特別提到耶穌先後兩次給瞎子接手，而那瞎子則是先看得模糊，然後是愈看愈清楚（八24~25），這是要刻意的諷刺門徒相反的表現：耶穌刻意要與門徒有獨處的生活與時刻／教導（好比瞎子被耶穌單獨的帶到村外〔獨處時刻〕〔八22〕），門徒在兩次的歷程（兩次的海上事件、兩次的分餅事件）中的表現是每況愈下的（相反瞎子在兩次的接手中卻是愈看愈清楚），<sup>20</sup>門徒仍在「有眼睛卻看不見」的境況中（相反瞎子卻是從看不見到看得見）。

## 乙 外邦的婦中：耳、口

在進入八章之前，敘述者特別描述了一個外邦婦人的事件（七24~30）。<sup>21</sup>這婦人「聽見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他腳前」（七25），經文

<sup>19</sup> 參 B. Glenney, "Perception and Prosopagnosia," *JSNT* 37 (2014): 80-81; E.S. Johnson, "Mark VIII. 22-26: The Blind Man from Bethsaida," *NTS* 25 (1979): 383-83; E.S. Johnson, "Mark 10:46-52: Blind Bartimaeus," *CBQ* 40 (1978): 201。

<sup>20</sup> 門徒在兩次（海上事件和分餅事件）的事件中是愈看愈不明白，經文給他們的責備與評價也是兩次以類同的字詞來表達的（第一次：「他們心裏愚頑」〔ἦν αὐτῶν ἡ καρδία πεπωρωμένη; 六52〕及第二次：「心裏愚頑」〔πεπωρωμένην ἔχετε τὴν καρδίαν ὑμῶν; 八17〕；第一次：「不明白」〔οὐ γὰρ συνήκαν (συνίημι); 六52〕及第二次：「不明白」〔οὐδὲ συνίετε (συνίημι); 八17，以及「不明白」〔οὐπω συνίετε (συνίημι); 八20〕）。

<sup>21</sup> 參 Bishop, "Parable and Parrhesia in Mark," 42; E.K. Wefald, "The Separate Gentile Mission in Mark: A Narrative Explanation of Markan Geography, The Two Feeding Accounts and Exorcisms," *JSNT* 60 (1995): 4-5; J.C.H. Sm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Mark 7:24-30: The Syrophenician Woman and the Problem of Ethnicit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0 (2012): 469-70; S. Nelavala, "Smart Syrophenician Woman: A Dalit Feminist Reading of Mark 7:24-31," *Expository Times* 118 (2006): 67-69。

記述了「這婦人聽見（耳）耶穌的事」，是要對應在接着的八章中耶穌給門徒的責備（「有耳朵，聽不到」〔八18〕）。在婦人與耶穌的對話中，婦人的回答充分顯示了她的信心（七28），以致耶穌對她說：「憑着這句話，你回去吧」（七29）。婦人有信心的回應（「這句話」），顯示了從她的說話（口）中展示了她的信心與明白。婦人的聽見（耳）與說話（口），是要預備對應在八章至十章中門徒在「聽不見」（耳）與「不說話／說錯話」（口）中所展示的不受教與不明白（見下文）。

### 丙 耳聾舌結的人：耳、口

緊接着外邦婦人事件的，就是耶穌醫治耳聾舌結者的事件（七31～37）；經文特別的提及「耶穌領他（耳聾舌結的人）離開眾人，到一邊去」（七33），這與醫治盲人的事件一樣（「耶穌拉着盲人的手，領他到村外」〔八23〕），是要對應耶穌要與門徒的獨有關係／獨處生活。耶穌醫治這人的仔細過程給記述下來（「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頭」〔七33〕），以及這人得醫治的過程也是仔細的給記述下來（「他的耳朵立刻開了，舌結也解了，他說話也清楚了」〔七35〕；就如盲人的得醫治過程也是被仔細記述下來的〔八23～25〕），是要對應門徒在八至十章中「耳」（聽不明白）與「口」（不能說話／說錯了話）的問題。

### 丁 門徒：耳、口

接着的經文是耶穌向門徒預告祂將要受害（八31～32），經文特別提及耶穌是「明白地說了這話」（八32），然而，門徒（彼得）的反應明顯是聽不明白的（「彼得就拉着他，責備他」〔八32〕），彼得的是「耳」（聽不明白）的問題。接着的經文是耶穌與門徒在山上的經歷（山上變像；九2～8）。彼得對耶穌說可以為他們（耶穌、摩西、以



利亞)各建一座棚,彼得的說話反映了他對耶穌的不理解(誤以為耶穌是與摩西和以利亞同等的〔是以神要親自說話來糾正他:「這是我的愛子」;九7]),這是彼得「口」的問題,他說錯了的話反映了他的不明白;彼得更是「不知道說甚麼才好」(九6),<sup>22</sup>他的「不知道說甚麼才好」是繼續反映了他「口」的問題,也是進一步的展示了他對耶穌的不理解與不明白;另一方面,神的說話(「你們要聽從他」〔九7])也是要對應門徒「耳」的問題:他們沒有真正的聽(聽了卻不遵從〔相對風和海卻「聽從耶穌」;四41],甚至是污鬼也會「聽從耶穌」〔一27])。

#### 戊 污靈附身的孩子:口、耳

山上變像的經文之後是醫治污靈附身的孩子的事件,經文先交代他是被「啞巴的靈附着」的(九17;「口」的問題),繼而經文交代那是一個「聾啞的靈」(九25;耳和口的問題)。經文先是交代「口」的問題(被「啞巴的靈附着」〔九17]),那是因為在這段經文之先正好記述了門徒「口」的問題(說錯了話/不理解〔九5~6]);經文繼而交代那是一個「聾啞的靈」(九25),那是因為緊接着這段經文的,正好就是耶穌對門徒的第二次預告(祂的死和復活;九31),門徒的反應是「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九32),他們「不明白這話」,正好就是「耳的問題」(聽不明白),他們「又不敢問他」,正好就是「口」的問題。事實上,在緊接着的段落裏,耶穌問他們在路上所議論

---

<sup>22</sup> 參W. Wink, "Mark 9:2-8," *Interpretation* 36 (1982): 64-65; A.P. Tarrech, "The Glory on the Mountain: The Episode of the Transfiguration of Jesus," *NTS* 58 (2012): 166-67; D.M. Miller, "Seeing the Glory, Hearing the Son: The Function of the Wilderness: Theophany Narratives in Luke 9:28-36," *CBQ* 72 (2010): 504-55; W. Wink, "Mark 9:2-8," *Interpretation* 36 (1982): 65; A. Agua, "The Narrative of the Transfiguration as a Derashic Scenification of a faith Confession (Mark 9.2-8 par)," *NTS* 39 (1993): 349-50; G. Aichele and R. Walsh, "Metamorphosis, Transfiguration, and the Bod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9 (2011): 263。

的是甚麼（九33），他們卻不作聲（九34），那再一次是「口」的問題，他們所議論的是爭論誰為大，<sup>23</sup> 他們所說的明顯是說得不對（九35），是以明顯的那更是「口」的問題了，他們爭論誰為大，反映了他們是全然聽不明白耶穌對他們所預告的（耶穌的死與活），是以那又是「耳」的問題了。在這段落（門徒的爭論誰為大：口和耳的問題）之先，污靈要被指明為「聾啞的靈」（九25；口和耳的問題），而門徒在這事（不能為孩子趕鬼）上的主要問題就是信心的問題（九18～19〔另參九23～24〕）。<sup>24</sup> 有關的分析可總結如下：

#### 山上變像事件（口的問題）

啞吧（口）的靈（九17；對應山上變像事件：口的問題）

聾（耳）啞（口）的靈（九25；對應爭論誰為大：口和耳的問題）

爭論誰為大（口和耳的問題）

#### 己 門徒：耳、口

耶穌第三次的向門徒預告祂的受害與復活（十33～34），緊接着的段落是門徒要求坐在耶穌的左右邊（十35～40）。門徒所說的（所要求的）明顯是不對的（那是「口」的問題），他們的要求也反映了他們聽不明白耶穌對他們所預告的（十33～34；那是「耳」的問題）。

<sup>23</sup> 參H. Fleddermann, "The Discipleship Discourse (Mark 9:33-50)," *CBQ* 43 (1981): 58-61; Santos, "Jesus' Paradoxical Teaching in Mark 8:35; 9:35; and 10:43-44," 24; A.Y. Collins, "Mark'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ath of Jesus," *JBL* 128 (2009): 545-46; R. McKinnis, "An Analysis of Mark X 32-34," *NovT* 18 (1976): 92-94。

<sup>24</sup> 參Santos, "Jesus' Paradoxical Teaching in Mark 8:35; 9:35; and 10:43-44," 22-23; P.J. Achtemeier, "Miracles and the Historical Jesus: A Study of Mark 9:14-29," *CBQ* 37 (1975): 480。

## 庚 討飯的盲人：耳、口、信心

接着的經文是以一個討飯的盲人得醫治的事件（十46~52），來結束八至十章的段落。<sup>25</sup> 這討飯的盲人「聽見（沒有『耳』的問題）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了（可以喊叫：沒有『口』的問題）起來」（十47），他對耶穌的稱呼是「大衛的子孫耶穌」（十47），他稱呼的內容也是正確的（沒有「口」的問題），有許多人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喊叫（更是沒有「口」的問題），他得着醫治，能從「看不到」到「看得到」（十52；沒有了「眼」的問題），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信心（十52）。這討飯的盲人所沒有的，正正就是門徒所有的（耳、口、眼的問題），而這討飯的盲人所有的，正正就是門徒所沒有的：信心（九18~19）。<sup>26</sup>

敘述者透過不同的人物，為要配合耶穌對門徒在有關方面（耳和口）的責備（八17~21），來回應門徒在「耳」、「口」和「眼」等方面所顯示出的不受教與不明白，有關的人物與耶穌的責備，以及門徒的表現，可歸納如下：

外邦的婦中：耳、口（七24~70）

耳聾舌結的人：耳、口（七31~37）

耶穌對門徒的責備：眼、耳（八17~21）

盲眼的人：眼（八22~26）

---

<sup>25</sup> 參M.N. Keller, "Opening Blind Eyes: A Revisioning of Mark 8:22-10:52," *BTB* 31 (2001): 156 ; T.A. Brookins, "Luke's Use of Mark as : Its Effects o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Healing of Blind Bartimaeus' Pericope (Mark 10.46-52/Luke 18.35-43)," *JSNT* 34 (2011): 84 。

<sup>26</sup> 參P.J. Williams, "An Examination of Ehrman's Case ὀργισθεὶς for in Mark 1:41," *NovT* 54 (2012): 11 ; Johnson, "Mark 10:46-52," 199-200 。

耶穌第一次對門徒預告自己的事（受害與復活；八31）

彼得的回應（耳、口；八32）

山上變像事件（口；九2~8）

污靈附身的孩子：口、耳（九17~29）

耶穌第二次對門徒預告自己的事（受害與復活；九31）

門徒的反應（耳、口；九32）

門徒爭論誰為大（耳、口；九33~34）

耶穌第三次對門徒預告自己的事（受害與復活；十33~34）

門徒要求坐在耶穌的左右邊（耳、口；十35~37）

討飯的盲人：耳、口、信心（十46~52）

## （二）小結

八至十章是耶穌與門徒獨處生活／獨有教導的高峰，在這三章經文中，敘述者不單數次的記述了耶穌要刻意的與門徒有獨處的時刻，更在這三章經文中記述了耶穌先後三次的將自己將來最重要的事向門徒預告，就是祂的死與復活；然而，在這三章經文中卻也充斥着門徒的軟弱與不明白，他們不單在這三次預告的前後事件中表現了他們的愚昧與不明白，更表現出他們不能明白耶穌三次給他們的預告。敘述者透過一連串不同的人物，展現出門徒的不同表現與反應（耳、口），是要突顯出門徒對耶穌獨有教導的不明白。耶穌是要與門徒建立獨有的關係，包括刻意與他們獨處，以及給他們獨有的教導，八至十章更是這種獨有關係

的高峰；然而，八至十章也是門徒的不受教與對耶穌的不明白的高峰，這也是耶穌與門徒之間的矛盾關係。敘述者透過一連串不同的人物，一方面要突顯門徒的不明白，另一方面也要將耶穌與門徒之間的矛盾關係展現出來，從而展示出耶穌這受苦僕人所面對最大的苦，就是這種矛盾關係所帶來的孤單：祂雖然要與他們建立最密切的關係，他們卻不受教，也不能明白祂自己。

## 五 總結

馬可福音中的耶穌是受苦的僕人，祂的受苦不單是極忙碌的工作，也不單是從宗教領袖而來的種種敵擋與迫害，而是來自被他的門徒連番不明白的境況，他的門徒正是他要與之建立密切關係，也要給予種種獨有教導的人。耶穌與門徒之間的關係是矛盾的，那種本應是極度密切的關係，卻更使耶穌面對孤單之苦。

## 撮 要

本馬可福音中所記述的耶穌是一個受苦的僕人，然而，祂的受苦主要不是來自祂極度忙碌的工作，也不是來自宗教領袖給祂的許多迫害，而是來自祂所面對的孤單感。馬可福音中所描述耶穌與門徒的關係是很微妙的，耶穌一方面要與門徒建立特別密切的關係，那是獨處的時刻，也是獨有的教導，然而，門徒卻愈是顯得不能明白耶穌，也不能理解祂的教導，這種矛盾的關係更要顯出耶穌所面對的孤單感。馬可福音一方面透過門徒一些兩二次與三次的經歷，以及配合不同人物的出現，將耶穌與門徒的這種矛盾關係展示出來。

## ABSTRACT

Jesus is narrated as a suffering servant in the Gospel of Mark, however, his sufferings are not mainly from his extremely busy works, nor mainly from different attacks from religious leaders, his sufferings are mainly from the loneliness that he faces in the Gospel, and this loneliness is much reflected by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In this Gospel, Jesus tries to establish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 disciples, which includes private teachings and private times between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however,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Gospel,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failures of the disciples are much related to the loneliness and suffering of Jesus.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some of the disciples' twice and triple events, and the narration of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Gospel,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is much elaborated.